

泰山文化中的服饰

□ 周邦 文/图

天下泰山

104

泰山晚报

◎ 责编 马晓艺
◎ 2025年6月19日 星期四
美编 张辉
审读 黄文鸣



鹅黄色素缎绣金龙净十团袍。

封禅祭祀有专服

古人常将封禅与改正朔、易服色相联系，帝王泰山封禅有特制礼服，黄能馥、陈娟娟《中国服饰史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）引隋《二仪实录》，称秦始皇泰山封禅穿白袍。而民间泰山香社也有统一服饰——抹额，抹额即束在额上的巾，又称额子、额带，一般以布帛或兽皮制作而成，形状为条状，戴时绕额一周。香社成员以此为标志。如明屠隆《江南竹枝词十首》其十：“手把黄旗红抹额，泰山东去礼元君。”明崇祯初朝鲜使臣申悦道的《朝天时闻见事件启》记云：“路逢泰山进香人，金符帖额，大群千余，小群百余。”明徐燧《进香词》也

写进香女子此一装束：“貌似桃花鬓似云，销金抹额石榴裙。一派管弦齐上马，手持香瓣礼元君。”当代盛行的“登泰山保平安”红丝带，实传承这一朝山遗风。

泰山献袍成民俗

泰山各路神仙也都有自身独特服制。汉代纬书《龙鱼河图》称：“泰山神服青袍，戴苍碧冠。”《元史》卷七九《舆服志》也载：“东岳，旗青质，赤火焰角，绘神人，冠七梁冠，黄襕，青袍、绿裳，白中单素蔽膝，执圭。”泰山神服饰华丽，在古人笔下有细致描摹。《水浒传》中东岳庙赞子云：“九天司命，芙蓉冠掩映绛纱衣；炳灵圣公，赭黄袍偏称

蓝田带。左侍下玉簪珠履，右侍下紫绶金章。”

历代泰山祭祀中，还盛行向东岳帝和碧霞元君献袍的礼仪。明弘治十二年（1499年），两宫太后“使使诣泰山进神袍”（《明史》卷一八一《刘健传》）。明嘉靖六年（1527年）崔文奎《重修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宫记碑》称：“我朝崇重之典犹盛，有宝香异品之颁，有华冠锦袍之锡。”嘉靖十六年（1537年）明世宗曾“差官赏袍”，奉于泰山碧霞宫（明贾名儒《建碧霞元君庙碑记》、乾隆《鸡泽县志》卷二十）。明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名士于慎行“谒元君于巔，献袍服”（邢侗《东阿于文定公年谱》卷二）。万历《岱史》称碧霞祠扫殿获物有“旛盖、袍服、纱罗、缎巾等项”。泰山献袍蔚然成风。

清乾隆曾数次向泰山进献袍服。清《泰山志》卷三《盛典纪》载：“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年），御赐绣黄缎金龙净十团袍三身。”清吴振械《养吉斋丛录》卷七云：“元君庙……大内所颁，现存者如：绣黄缎金龙净十团袍，蓝田石大红鞋带……，不可殚述。”在岱庙文物库房中，藏有龙袍三件，其一为鹅黄色素缎绣金龙净十团袍，绣制精工，色彩鲜艳，虽历数百年，仍五彩夺目，熠熠生辉。该袍由苏州织造奉旨制造，然后进奉于岱庙。

红门等处还留存大量的“献袍碑”，碑中不仅列举袍服数量，还

写明纹样、质地、形式，是十分珍贵的服装资料。如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《范镇善信题名碑》称：“治东范镇善信数人，邀会邻里，连社祀神，首岁献袍。”清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《香会善信挂红袍记碑》称：“今有高兴官庄孙贵等，自嘉庆年间约香会一道，迄今屈指计之，大约有五百余名，各出资材，敬制洋红缎袍一件，献于碧霞元君。灿然可观，不啻天文；焕然一新，无殊云锦。”清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《刘凤仙等献神袍碑》称：“近有首事人等，鸠合善信男妇约计数百名，蚨聚资财钱缗，共得若干贯，虔制神袍一袭。彩色照人，白地裁光明之锦；光华炫目，黄绢绘宝相之花。匪谓衬霞帔珠冠，足壮庄严之像。”泰山民俗中一个重要节日“三月十五”，便是源自碧霞元君的“换袍日”。

壁画碑石萃服饰

在泰山古代艺术作品中，更大量出现服饰的内容。如岱庙壁画《泰山神启辟回銮图》中，描绘了东岳大帝出巡和返回的壮观场面。整个画面共计666人，其装束无一雷同，衣着线条清晰，色泽绚丽。泰山各种石刻画、石雕（如孔子像、关羽像、捶丸童子像）和神轴，也都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服装造型。这些服饰内容的解读，有助于泰山文化的研究推进。

◎ 捕风捉影

山之子 地之子

——读李广田泰山散文札记

□ 刘水 文/图



竹林。



泰山碑刻。

道路两旁的草丛中，有许多蚂蚱振翅作响。一个小孩想去捕捉，被一位手中捧香、念念有词的老太太阻止了。大概是孩子的祖母，她对孙儿说：“不要捉，蚂蚱是山神的坐骑，带着轡头驾着鞍呢。”

读李广田（1906年—1968年）的散文《扇子崖》这一段时，我觉得格外亲切，仿佛我就是那个想捉蚂蚱的孩子，与祖母或外祖母一起走在老家的山路上。

《扇子崖》这篇散文，1936年8月15日李广田写于泰山中天门。1935年李广田从北京大学毕业，回济南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国文教员，妻子王兰馨在泰山脚下的一所中学教书。1936年暑假，他们在中天门的“泰山旅馆”小住，先写了《扇子崖》，后于11月在济南写了《山之子》。

与一般以风景为主要描述对象的游记不同，李广田在《扇子崖》中穿插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。也就是说，他的风景是有人物的风景，他的人物是风景里的人物。于是风景也就有了故事，有了深度和层次。

进香的乡下人。“那是我们地道的农民，他们都拄着粗重的木杖，背着柳条编织的筐篮，那筐篮里盛着纸马香燭、干粮水壶，而且每个筐篮里都放送出酒香。”他写到香客们在登山途中人人都要喝酒，这种现象现在看不到了。

传教士和信士。“走到人家的廊下来了，那里有桌有椅，坐一个白种女和一个中国男子，那男子也如一个地道的农人一样打扮，正坐在一旁听那白种妇人讲书……我却很疑惑那个男子是否在诚心听

讲，因为他不断地张望，仿佛以为鸿鹄将至似的，那种傻里傻气的样子，觉得可怜而又可笑。”彼时，泰山里有外国传教士建的“别墅”，“山坡上有几处白色茅屋，从绿树丛中透露出来”。想来现在还能在山里寻到遗址。

山里人家。“再往前走，已经走到两户人家的对面，则见豆棚瓜架，鸡鸣狗吠。男灌园，女绩麻，小孩子都脱得赤条条的，拿了破葫芦、旧铲刀，在松树荫下弄泥土玩儿。”这山居的景象，让人想到辛弃疾的词《清平乐·村居》。

讲故事的老人。“走到盘道一半时，正遇到一伙下山香客，其中一位老人正说着扇子崖的故事，那老人还仿佛有些酒意，说话声音特别响亮。”老人在讲“打开扇子崖，金子银子往家抬”的故事。

乞讨的老人。乞讨的老人一边讨钱，一边还对在泰山主盘路的其他乞讨人发牢骚：“唉，真是不讲良心的人哪，家里种着十亩田还出来讨钱，我若有半亩地时也不再干这个了！”

如果说《扇子崖》中的人物形象是风景中的一页页插图，到了《山之子》中，在山涧中采百合的“哑巴”及其父兄的命运形象就成了一组顶天立地的雕塑，充满着撼动人心的悲怆力量。

为了谋生，两代人冒险攀上百合涧采百合，卖给从乡下来的香客。父亲40岁时在一个浓雾天里坠下百合涧，哥哥30岁又被一阵山风吹下了悬崖。等“哑巴”成年了，不得不拾起这“以生命为孤注的生涯”，来奉养老母和寡嫂。

“一个高大结实的汉子，山之子，正站在‘升仙坊’前面峭壁的顶上，以洪朗的声音，以只有他自己能了解的语言，说着一个别人所不能懂的故事，虽然他用了种种动作来作为说明，但是却依然没有人能够懂他。”

作为作者的“我”却懂得另一个故事：“泰山的精灵在宣说泰山的伟大，正如石头不能说话，我们却自以为懂得石头的心。”在“我”心目中，“山之子”“笔立”在南天门下，俯视天底下的一切。

由《山之子》，自然想起《地之子》，那是李广田1933年春天写的一首诗：

我是生自土中，
来自田间的，
这大地，我的母亲，
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。
我爱着这地面上的沙壤，湿软的，
我的襁褓；
更爱着绿绒绒的田禾，野草，
保姆的怀抱。
我愿安息在这土地上，
在这人类的田野里生长，
生长又死。
我在地上，
昂了首，望着天上。
望着白的虹，
彩色的云，
也望着碧蓝的晴空。
但我的脚却永踏着土地，
我永嗅着人间的土的气息。
我无心于住在天国里，
因为住在天国时，
便失去了天国，
且失掉了我的母亲，这土地。